

禮

記

章

句

禮記卷十之一

任啓運章句

表記

孔本第三十二丙本第三十一今定本第十一

言仁者天下之表蓋道莫大於仁君子仁道立而可爲民表人富於是取法也鄭謂德見於儀表似未然篇中雖皆述子言然皆以己意爲主如中庸例多以己語及詩書語參錯成文且有卽子言而增損字句以就己意非如論語專爲記言也坊記端衣亦然程子曰表記亦近道乎其言正凡八章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歸乎者道不行而思歸之歟也君子成德之名隱而顯其身雖隱而道則顯也班朝臨民則見其矜溢軍行法則用其風發敎施令則尚其言然君子因有不得矜持而德客之敬人自投之不得嚴厲而德威之肅人自憚之不得高範而實德所孚人自信之此至德之符自然之驗固有隱而顯者初不以窮達異也

右第一章

言君子之爲民表者如此君子之學如已而已求仁之道敬而已矣始於慎獨之全

影不愧於篤恭而天下平未有不敬而能仁者

故此第一章以敬言之其下人章雜引夫子言以終此章之義○表記八支皆以

子言之起惟第七支亦作子曰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

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

言在躬

表記三篇記者多引夫子語以發端凡是故以下皆記者所自言也凡引詩書亦記者所引後放此

躬書作身

○不失足動必以禮也不失色無驕慢也不失言無鄙倍也記者引夫子言以申上章見君子操存省察無時不然所以能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也甫刑即呂刑忘畏也敬畏之至故不失口而無可辱之言事可

色可知已

而貌與一端而貌與

右第二章

推君子之所以爲表者不失足不恭色不失口君子儉身之學而心尤身之主也心

有不存則雖欲檢之而有不及愾者矣敬忌者所以直內而修身也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褻也

裼以兜英外心之牧襲以兜英

內心之敬故禮必相變也若當裼而因前事之裼則滑而非所以爲禮矣蓋民之情滑則亂衰甚則淫濟與襲中乎人心則淫與亂必浸于人倫而敗于國政聖人憂其濟懼其衰故于人所易忽者謹之敬之于其似可忽日忽之亦無大害者而後子所不可忽者不待言而裼若矣此聖人謹禮于微之意也

右第三章

以敬之見于被服者言之舉一裼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濱濟則不告辭相接之言禮相見之體無辭無禮而接見是相褻也易

蒙卦象辭言求敬若初筮之誠則有神亦有禮故可據  
見而言之若再三則辭瀆而禮亦瀆法則反爲褻矣

右第四章以敬之見于交際者言之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擇日

月謂

始仕時兩明之際上下之交尤不敢忽也徐師

曾口祭鬼神皆卜日適公所亦齊戒此五文耳

右第五章以敬之見于交神事君者言之

卽三者而制禮之意擇可知矣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崩極辨不繼之以倦祭以接鬼

神因極敬

然至于獻酬笑語則樂起而敬易弛朝以正尊卑固極辨  
然謀政附事或至日中昃則倦起而辨易失故必慎終如  
始不可以來與倦繼之也

右第六章此因上章而又言其極蓋敬非難也敬

而久爲難終事而純于敬可謂能久矣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撫恭以遠恥篤厚也積于中爲之然求免因辱者亦當勉于此也

右第七章

換者敬之形于事篤者敬之存于中恭者敬之發于貌合此三者而敬爲已備矣

子曰君子莊敬自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

莊敬心之斂安肆心之縱志足以帥氣則齊其身則筋弛骨緩稍懈委靡而日偷一日矣儳焉參錯不齊之貌久習于安肆而以一日勉于莊敬則耳目手足俱與心不習愈參錯而難齊卽一日有不能終者此小人之情狀也夫君子而豈使其躬至此哉蓋純亦不已者天德之剛自強不息者君子之學能日強則由勉而安可進于天德矣○程子曰常人之情縱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徐師曾曰偷亦言君子者君子偶一安肆則亦入于偷也

卷之三

右第八章

上六章微之數殊此  
一章微之統體也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沖謂夷猶。侮謂輕玩。莊敬日。冲謂夷猶者死焉而猶不畏則入于生矣。安晚壽日。卽于死無復生之望矣。以深警之。

右第九章

此又承安肆日。諭而極言之。天命之性。人

性則無以爲生。亦無以爲死。君子知天命之可是故戰戰兢兢。至死不容少懈。若子路之結缨。曾子之易箦。死而後已。凡以此也。小人不知有此。津津妄行。無所忌憚。醜然人面鬼躁。尸行而心之。死則已久矣。豈不重可哀哉。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彼狎侮者。何以死耶。○記者。引夫子言以申首章之義者。止此是。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

爲第一支。

利也。仁者天德之元，人心之主。天下之理必以是爲據。故曰：天下之表，義者天則之宜，人之率。天下之事必于其取裁。故曰：天下之制。報者，欲以是來我，以是往順物而施。因物而應，自合乎天理之則。人心之安，此仁之所以爲至義之所以爲盡也。故曰：天下之制。

右第十章。天下之理，仁而已矣。仁萬善之統也。君子之學，所以自仁。其身出而爲治，亦所以仁天下之民也。義之與仁，分之則二，合之則一。蓋著卽仁之制也。至于因物付物，而不以己私與焉，則報亦卽仁之用，而非有二矣。其下三章，又引夫子之言以申之。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

刑僇之民也。仁者，民之所德。不仁者，民之所怨。爲君者，因之而利矣。其詞與論語小異。彼以常人之施報言。此以君之治民言也。詩大雅抑之篇。太甲商書篇名。記者引詩言直。能已也。引書言民有德怨而非君爲之報。則無以相安。君而不以民之德怨爲報。則亦無以爲勸懲之法。而觀示四方。見報之尤不可以或爽也。不然以德報怨。則民無所懲。而委情靡弱。至于不振。但非人所甚憾。故其仁厚。猶足以免其身。若以怨報德。則不特民無所勸。而拂人之性。于是爲甚災。必速其身。直爲刑僇之民矣。所謂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者也。又引孔子之言。寬身之仁。漢元帝是也。刑僇之民。夏桀商紂是也。

右第十一章。承上報者天下之利而言。以德報德。仁也。以怨報怨。義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無欲而好不待有所勸  
如是者天下一人而已豈可策望之民哉故議道自己必  
求至于安仁之城而置法以民必使之有所勸有所懲也

右第十二章

承上仁者天下之表而言議道自己所以誘進天下

于仁也

子曰仁有二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

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矣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  
強仁仁者人之所趨故有其事雖仁而意所從未不盡然  
首有眞亦爲仁而心之所安不在是者則其仁猶未  
可知過者人之所避有事實過而揆之理而正間之心而  
安則出于其心之誠而非有爲而爲可知矣安仁者無欲  
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也利仁者好仁而無以尚惡不  
仁而不使加乎其身者也安仁則仁在己利仁則深知仁

之可好而不仁之可惡亦將有得于已。若夫強仁則心實不知仁之可好與夫不仁之可惡特以畏罪而不敢爲不仁耳。是三者之所爲皆在于仁。疑若功之同者而畏罪者之心則猶未可知其情異也。○按論語言觀過知仁謂過之中亦可見仁耳。非謂必求之過也。仁者右也道者左也。

諸子述聖言而失其本旨類如此。仁者右也道者左也。

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此下記者之言言仁道本一。如人之有左右而人之右每順而易左每逆

而難。仁出于人心之自然道立于義理之當然其順逆難易亦有如此者。安仁之人道在于身隨其心之所欲無非道所當然則卽仁卽道卽人卽義而左右合矣。若夫利仁之人或爲好仁者則慈祥之意多而不足于義人見其貌不見其仁或爲惡不仁者則嚴毅之氣勝而不足于仁道人見其仁不見其貌人是人而義未能遽合也。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陳據至近三句

故上爲有至有義有考玩上文知不然故從原本口言道者左也但不若仁者右之安而亦有至者焉始于始終卽子安也道者義也原不若仁者人之順而更有考者焉未能利月爲其強也人至則已卽于安以善養人包含徧覆故可以正義則爲其利循理而行爲人表率故可以伯至子考道雖曰強仁者其仁未可知然號號于畏異則亦可以爲無失矣

右第十三章水土義者天下之制而言利仁者能以義自制強仁者亦制于義而不敢爲非也至于道有至則由義以進于仁義有考則畏義而不敢入于不仁是置法以民者亦莫非所以爲仁也○此爲第二支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潛恒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

謀以燕翼子鄭本有武王烝哉句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闇皇  
恤我後終身之仁也詩今作躬皇作遑○仁之理無所不  
有數也安仁者仁而已矣利仁強仁者則資乎義以取仁  
而取之者又有長短小大焉至道者由利仁以進乎安仁  
之域其取之者大而長者道者未能利仁而始爲強仁之  
事其取之者小而短進乎安仁則中心憮但隨其所遇而  
愛自形仁在子我自及乎人也勉爲強仁則循法而行兢  
兢畏罪是資乎仁以治已初非有得于已也詩大雅有聲  
之篇仕事燕安也翼覆席之意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  
事乎謀及其孫以安庇其子此武王之事也引以証中心  
憮但其爲仁太所及亦長之意國風鄉谷風之篇言我今  
日之事猶有不及謀者遑恤後世乎引以証率法而行其  
爲仁小所及亦知之意

右第十四章此又因上章而言見利仁強仁之事皆  
所以爲仁而其數自別也其不四章又

引夫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仁者本心之謂重矣終身由之而不盡其道可謂遠矣非宏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是天下取數之多誠莫如仁也如是而欲以身體之至死不懈不亦難乎然此乃義之盡也以此自責則可若榮以此度之人則人之能至此者寡幾無一人可與于仁不若以人所可能者望人曰能如是亦足爲賢而人亦鼓舞而思有以自見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右第十五章

此承上仁有數而言見任重道遠者君子之所以重其身以人望人者君子之

所以誘進天下于仁亦前章議  
道自己而置法以民之意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鄉道而俛焉日有孳孳而後已。其次則在自勉而已。大雅烝民之篇。仲山甫宣王臣。樊侯字也。言德在人。宜乎易粧然人莫能舉也。我謀度其能舉者。仲山甫一人而已。而又自憾其不能。有以相助。引以証其爲器重之意。小雅車轂之篇。言高山爲人所仰。大道爲人所行。夫子讀詩而嘆其好仁。言鄉道而行。至于中道。其力已竭。猶不敢怠。欲勉于行。死而後已。引以証其爲道遠之意。如此。則雖曰始于剗行。終必至于安仁也。

右第十六章

承上器重道遠而言見仁雖難能而勉之則可至此利仁之極幾于安者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

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信近情王石梁曰當作情近信。首一句孔子之言人人下記者語

也言可好者莫如仁而不仁者多皆失其所好則有志于仁卽不能無過其過亦易辭也又引子言仁與禮信皆性之德而具于心苟未能然而恭不侮人亦近于禮儉不奪人亦近于仁情不欺人亦近于信矣記者言人于此三者敬門行之務自盡于己又讓以行之不敢上于人則有過亦必不甚故易辭也又反覆咏嘆之言天下惟微者多開罪于人而恭必寡過既失必致疑于人而情則可信肆則常作于物而儉則易容以此則可以得其所好而失亦鮮

也詩大雅抑之篇其積于下而累之則日高也恭足以爲德之基而儉與情亦可知已蓋仁雖難能而恭儉惜三者亦所由至于仁之道也

右第十七章

承上言仁雖難能而爲之則有其基此利仁之末至于安而能自立者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勤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慢于天制行之行去聲呂云移當讀博今如字○首二句孔子之言今見大戴禮條皆記者語也唯君子能之則不可篤責之人人矣若以已之所能病人人所必不能者愧人則貴

之太過而人益畏其威是絕人于善故君子不爲也且夫  
人之勤勉每起于其可能人之愧恥每生于其可能而不  
可能故聖人之制民行也不以已之所能制之而但就民之  
可能者制之使之勤勉使之愧恥則聖人立教之言行矣  
結者固之使不忘移者遷之使不覺極者相逐而偕至禮  
節而信結者教之實異其容貌衣服者教之方又使其同  
類並舉而爭先以爲教之助如此則其勤勉愧恥之心自  
有所不能已此聖人之循循善誘而使天下同歸于仁也  
小惟彼何人斯之篇可能而不能則俯愧人仰畏天愧恥生而勤勉自不容不切矣是故君子服其

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  
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  
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  
君子衰絰則有衰色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辱之

色詩云維鵠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記詩作其申

上文言衣服君子之服則必不可輕儇跳躍而文以君子之容是所謂衣服以移之也。有其容則必不可謔浪笑敖而文以君子之辭是所謂容貌以文之也。外有其辭則必思內有其德是信以結之。內有其德又必思外善其行則禮以節之。至于禮節則不惟言之且實行之矣。而使之如此者乃在衣服以移之始。是故衣服乃使勤勉愧恥之妙也。君子服衰絰則容貌必哀服端冕則容貌必敬服甲冑則容貌必武皆服其服必有其容也。則服君子之服能不文以君子之容哉。恥服其服而無其容而無其辭無其德無其行之恥相追而並集矣。詩曹風候人之篇鵠水鳥不當在梁以比小人不得居君子之位。彼候人而服亦若其不可恥乎。則服其服而無其辭無其德無其行之恥必也。又反覆以中衣以移之之妙。

右第十八章

承上言仁雖難能而君子之誘進人者固有其道不特使之畏罪已也此亦固

仁之事而亦庶入利仁之域矣。○此爲第三支。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賤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人皆知服耕以供粢盛秬鬯焉。夫然後義明于上而天子有事。諸侯必勤以輔之。凡大夫以上莫不各勤其事也。

右第十九章自此以下皆以下事上明君子之義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

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

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

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詩凱

作豈後同○厚猶至也役川也有庇民之大德可以君民  
矣而猶不敢有君民之心是愛敬其君之至故曰仁之厚  
也統而言之則曰仁存分而言之則愛曰仁敬曰禮仁禮存  
心本無可見而恭儉敬讓則所以用之而見諸行事之實  
言其恭則不以功能濟人而自尚其事不以人多歸已而  
自尊其身言其儉則不以尊位爲樂而寧處其卑不以厚  
祿爲欲而寧處其寡言其讓則于賢必推之使進據卑已  
而尊人言其信則小心以事君惟恐失君臣之義役仁役  
禮如此凡以求吾心理之至是而已若夫得失皆天命也  
聽之而已何容心哉詩大雅旱麓之篇凱樂弟易回都也

條枚茂寄無心于嘉謹而葛藟自施之君子凱悌無心于百福而百福自歸之引以証君子惟役仁役禮而得失皆聽天命之意近禮弟近仁也古之聖人若舜好生之德禹之祇台德先文之佑昌西土公之勤施四方非皆有君民之大德利然舜之謙德禹之祇不文之服事公之孫虞非皆有事君之小心乎詩小雅大明之篇文王惟以翼翼之小心翼翼而上帝自與之以多福卽至于方國之采亦以德受之而非有求福之回也舉文而舜禹公可知

右第二十章言必如舜禹文王周公乃爲人道之極也

子曰先王謐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惟欲

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惠張子作惠或曰善也。○論善惟節取其一善之大者舉之恥名之過于實也。夫子論謚若此然則人豈可名過哉故君子之有事也不爲夸大而求處儕實不爲苟奇而求處鶯原不敢閉抑賢士而以身下之自卑如此宜無稱矣然不伐不矜而功名寃莫尚者故民自尊之也又言夫子言后稷豈率常手足之力可及而后稷不以大功自處但言吾不過便習民事而已君子之自卑固如此也

右第二十一章

歷引夫子之言以明君子之所爲議者止此○此爲第四支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

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說者悅樂音洛。首二句夫子之言其所謂仁

統全體記者述之則專以君道言也詩大雅洞之篇既如凱旋之凱強盛而喜樂也強教肅之以禮說安和之以恩說安則樂而濟以強教故不荒強教則有禮而濟以說安故又說此君子修之政以及民者也威莊禮之形而安則嚴而泰孝慈樂之實而敬則和而廣光又君子修之身以治民者也君子出乎身加乎民無往不兼父母之道故民亦以父尊之以母親之也然非實有剛柔不偏陰陽合撰之至德而講寬嚴並濟之法則遇事而調之其失且有猶甚者此仁之所以難而不曰豫養其德于中和者誠不可以已也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

而不親。水懦弱易玩火猛烈難犯土卽地也天遠而地近  
自有而無命造化之可見卽神之至而伸者命自無而有鬼  
也極言尊親之難兼而仁之難盡如此

石第二十二章自此以下皆以上之治下明君子之仁亦以申前仁義厚薄之意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

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惡而愚喬而野朴而

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

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

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

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泰音春愚按從春無義當作惄與惄惄通齊聲

說猶愚如字。命理之本然者尊命。但順民彝物則如水。  
然而無所勉強。尊神符其變化鼓舞之方。尊禮尊其品物。  
威儀之則一由命而兩之一由命而明之皆所以尊命而  
所尚異也。恭勤也。恭而思任天而勤。樞智不生也。木上蘿  
曰。矜言其子立無與也。木未雕曰朴。言其純質無華也。野  
與不文則忠之過而人于鄙俗矣。蕩知之過索隱而不安  
行習之常故不謂勝行之過氣矜而漸入詭僻之途故無  
恥則質之變而入于數詐矣。賞用爵列如九命罰用爵列  
如八議之類。利便捷之意。文矯飾之形。鉤深致遠而棄  
性情藏則昧乎天理之本然也。至此則文又極其弊矣。  
三代之治因時教弊而其弊又仰生于其所救之中。所賴繼起之聖人善于補救而不失其平耳。

右第二十三章

歷言盡仁之難以起下二十七章之意下三章放此。

王石渠曰。未敢信爲孔子之言。然謂記者皆七十子之徒。記述聖言而未得聖人之意。類多語病。則有之。若謂爲撰而托之聖人。則亦太誣之矣。

子曰夏道未濟雖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濟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强民未濟神而賞爵刑罰窮矣未濟辭教令不煩也求備責之詳大望責之厚卽所謂濟辭也夏道近人故民亦親其上而不厭至殷則教之者詳求備于民矣然上之制禮未密而民亦易從不見其強也至周則民之精益求精而上之制禮益詳有似于過之者然皆因人心自具之理而爲之節文未嘗穢亂其神也風氣日開而日薄故立法亦遞加而遞詳至周而刑賞之制皆詳悉而無以復加矣秦漢以降棄禮而專求之刑罰刑愈煩法愈密上下相遁不并其神而濟亂之乎

右第二十四章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虞夏不求備不大望故寡怨於民殷周皆因世道之敝而矯之然未濟禮未濟神皆非有求勝其敝之心蓋一有勝其敝之心則此物

之心已與民爲隔而不足以爲教矣舊讀  
勝平聲謂殷周立法其敝甚多恐未是

右第二十五章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自質而文者時爲之而虞夏之質殷周之質故見爲質而其實文足以副其質故質爲至殷周亦尚有不求勝其文故見爲文而其實文足以稱其質故文爲下也若如大古之質周末之文則偏勝而不足以爲至矣○先子曰書言五采施於五色是虞夏之文易言白首无咎見殷周之質

右第二十六章

皆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

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憮怛之愛有忠利之誠

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賤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

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生無私天下而不

與也死不厚其子所授得其人也擇傷之切但痛之深傾由已飢渴由已溺必水土平五穀熟而民生遂也忠盡其心利順其理逸枯無教則我于民有未盡之心教不順其理之自然亦無以使民自得必敷五教敬以寬而民性復也如是則誠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矣夫人之安者或不足于教威者或不足于愛富人以財則與之未必散惠有所用則施之未必周而鄉兼之此所謂允執其中也其君子化于上之親而所尊者在化于上之尊而所提者義以義化己則費亦恥之以仁及人則實亦輕之皆不私己而厚人也夫忠直者或至犯顏義勝者或多忤物文而至于浮

則性陽寬而至于縱則密奸而其將之君子皆無之此所謂民協於中也又引書言舜惟以德爲威故忠利之教不至子孫急以德爲明故指臣之愛不流於姑息而尊與親兼蓋其道也或曰惟威者民皆畏之惟明者民皆喻之也亦通

右第二十七章

歷引夫子之言以明君子之所謂仁者止此言必如舜然後爲君道之極

也○此爲第五支

子言之事君先食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

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先  
其言明道以告君也吾明其道而君以吾道爲可行然後拜受其職其不爲輕進可知既受其職則必自致其身以求踐吾所言者其不爲徒說又可知如是則吾責難于君君亦以是責難者實我上下交修也既言於前難免不揚

始終不變也。如是則受祿非素餐而必不以尺寸獲罪矣。  
○應鏞曰：古之爲臣，其經世之學皆豫定于胸中，至于事  
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于言，以爲藉，然後自獻，其身以成  
其信，自然非屈已以求售，如書之自謂，自獻致命而無所  
恤也。昧此，幡然數語及說命三篇，伊、傅先資之言也。齊桓  
之對燕昭之對，管樂先君之言也。言於先信於後，無一不  
酬者。後世韓信登壇之對，孔明草廬之策，亦庶幾焉。

右第二十八章。以下復以臣道言之。前第四支所言臣道之極，此所言臣道之常也。君道不分三等，君議道者，不以陽一而陰二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  
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利者，行  
言大言，入則望大有濟于斯世，小言入亦望小有濟于斯  
民，而記者述之，則謂利及于人，亦及于己，而我之受祿亦

隨之側以小言受大祿則祿薄于功不可以盈受而以大  
言受小祿恐不能遂其履布亦不可以苟受也又引易大  
畜彖辭爲受祿之証或曰利卽祿也○呂大臨曰利及天  
下澤及萬世大利也一介之善一官之治小利也諫行言  
聽斯利從之矣先儒以利爲祿賞非也人臣事君各効其  
忠而已言入而望祿賞乃小人之道豈所以事君哉所謂  
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乃君之所以  
報臣非臣所望於君也愚謂呂說其正不可不知

## 右第二十九章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  
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不下達責難於君也不尚  
辭積誠以感也非其人弗自不擊接以求進也詩小雅小明之篇端靜共恭也言人  
能安靜恭敬而與正直之人則神聽之而以福祚與汝矣  
靜不尚辭也恭不下達也惟與  
正直之人則非其人弗自矣

右第三十章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讐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凌節犯分以求自達曰謂懷祿固寵惟恐失之爲尸利○  
愚按不諫之爲貪利易見諫之爲讐難知明末陳啓新之  
流聖人早  
觀其情矣

右第三十一章

子曰廼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通臣左右親近之臣貴養君心於和順之地著家業故責正百官大臣三公九卿皆任天下之重故慮必周於四方其序先君德而次朝廷及天王宰亦大臣而任尤重故別言之。

右第三十二章言臣當各盡其職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

諫正君之失陳揚君之非詩小雅陽柔之篇言心乎愛君者見君之瑕不直告之而但中

心感之無日而忘者蓋欲格君之非又不欲揚君之失務為精誠以感而潛移默奪也○湯三才曰龍逢比干之謫可不謂陳乎然非二臣之心迫于不得已也愚謂二子當其變此章論其常

右第三十三章

言愛君之心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辱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難進進以禮也易退退以義也人人以禮

理自持則大賢上而小賢下位有序矣不然人有競進之心必至不肖進而賢者退豈不亂乎記者言賓主相見雖遲而退速亦以預養是

言進退之節

子曰事君者量而后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少儀○量君之足以行量已之足以勝其任吾道而入故無怨於君而人故遠罪於已

右第三十五章

因上難進而言

子曰事君三遠而不由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遠去也去而滯滯是以去要利也○呂大隣曰孔子去魯迢迢吾行不忍于父母之邦也孟子去齊三宿出晉王猶足用爲善也然卒出晉以去君子之義可知已

右第三十六章

因上易退而言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慎始不苟于于過敬終不怠于官威

右第三十七章

總言始終之節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馬啼孟曰在物者有命故可移在己者有義故不可奪○徐師曾曰君之所加命之所在也故順受而不苟爲趨避○若使從君子昏則有義在焉雖富貴生全以誘之貧賤殺戮以迫之而終不肯從也

右第三十八章

言其節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號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

辟避通就熟通

○食其祿必忠其事不可以臨難而避居其職必守其官  
不可以位卑自謾不然或避難或辭賤是處其位而不履  
其事大亂君臣之義矣記者又申之言言聽計從不敢自  
恃而必稱應以從卽已有去志而時與事有不可辭亦不  
可悻悻而去必然應以從俟其事已終乃致仕而去蓋必  
去者義而不遽去者仁故曰臣之厚也又引易言惟不事  
王侯乃可高尚其志耳可居其位而不履其事乎

右第三十九章

因上不可使亂而言不特干名犯義謂之亂卽苟免苟安亦亂也

子曰惟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  
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妻妾鵲之貢貢人之無  
良我以爲君詩委作強責作奔○天者理而已矣君命順  
理則君順天而臣順之君命逆理則君已逆天臣必逆之乃能以君順乎天也詩衛風鵲奔篇强彊各  
有界域奔奔前後相迫言鵲與鵲之相從亦以飛有疆域

行有後先之故。豈以人之無良者，我可以爲君而阿意以相順乎？申君命逆則臣有逆命之意。

### 右第四十章

因上熟慮而從而言，蓋熟慮而從者必

不可從矣。○君所受命天也，臣之受命于君亦天也。君知受命于天，則不敢輕使其臣，臣知從君之天，則亦不敢苟徇于君。三代以下，君矯臣諂，以貌相承，以法相御，以術相取，皆不知有天命者也。而子臣之大義已矣。原引夫子事君之訓，而終此意深哉。○此爲第六支。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

道則辭有枝葉。

說文器中空曰盡，美于外而此中無有也。忠信者禮之木，譬之木焉，自根而幹而枝

而葉，則木盡矣。天下有道，人敦實行，則由愛敬之心而發于事，爲長爲父，其暢茂條達，自不容已也。天下無道，人無實行，以僞偽之心而發于言，爲枝爲葉，其繁蕪凋飾，亦委然可觀也。此誠僞之分而謂道以心，道以辭矣。據辭而不

以諧盡人謂不可以言辭見其人之貧盜有言者不是必有德也此世教盛衰所致故以有道無道言之亦通

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

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

甘以履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饑

此下記者之言薄之饑之館之而行也不能而但問之是以口爲惠而實不至矣如水言其淡如醴

言其甘此以辭不以辭之分近行至故成行不至故壞詩小雅乃言之篇餚食之進也其言孔甘如食之美然而其行則盜亂之招也不終壞乎○翹曰淡則餚不盡之味甘則美先

矣

右第四十一章

此以下皆以交際言之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  
之間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  
於我歸說衣食皆去終說音悅○以言與人曰譽口與之  
無歸也其子我歸息乎  
是不亂以口與人也

右第四十二章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  
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且不思其反反是  
不思亦已焉哉説者許之已者鄰之始而却之歸不免致  
責大矣故君子不輕諾也國風衛嘆之篇晏晏情之密旦  
且許之明其諛如此何乎可信然固不思復此言也既言

之不思而輕爲是諾何如已之而不  
諾哉引以証寧有已怨之意

右第四十三章三章皆以言言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欺人以所不見君子之恥也

右第四十四章一章以貌言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巧陳作考今從之○情相接之謂然以色親人辭而考則不以辭盡人不以口舉人而實亦至矣○王石梁謂孔子惡巧言此決非孔子語毛奇齡謂善工曰巧讀上聲僞工曰巧讀去聲按詩書論語皆無訓善上者

右第四十五章通結上四章

此爲第七文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不犯日月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四立迎祀五帝春分一嵒之月日也不違卜筮既占得吉宜卽用之不可又違其日也卜筮不相襲天子諸侯之祭用卜大夫士用筮皆聽于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筮大事如南北郊小事如五祀時享無時日者不可犯有時日者記者以中不犯日月之意外事若類地山川內事若宗廟則日若甲丙戊庚子壬辰日若乙丁己辛癸卜吉卽用以申不違卜筮之意子日既卜遂以牲牷禮樂粢盛致其誠敬以交神明鬼神享

之是以錫之福而災害不生災害不生則百姓亦賴其德而無有怨惡矣

右第四十六章此下又舉敬事之大者言之蓋以申第一支未盡之意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  
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兆詩作肇○富者福也福者備也辭恭欲儉無過望  
于神其爲福也易矣然神福之而祿及子孫其爲福也不  
又備乎孔子讀詩生民篇而贊之記者因以其詩實之見  
猶謂罪悔者辭之恭止求無罪悔者欲之儉而  
迄于今則祿已及子孫矣明子所云者指此

右第四十七章

子曰大人之器成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  
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蓍覩神物能招

天明故其器可畏可敬而不可褻犯者言是二者皆大人之器而龜尤重于筮故天子有守龜無守筮諸侯亦有  
龜而不敢比于天子但言有守筮也龜尊不放以行故天  
子于道但用筮諸侯于國用筮若干道亦不敢以蓍行也  
降說天子以天下為家故在他國亦筮諸侯非其國不筮  
嫌于有異謀也亦通諸侯出行必卜所居之家筮不出故  
反以龜行要亦非寶龜也天子巡守必處諸侯之太廟有定法無爲用卜矣

## 右第四十八章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  
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瀆於上祭器質筮尊彝器屬資享用之事也  
如神明也一句孔子之言孔曰事君諸侯于天子事長小  
國子大國士之而用祭器以尊與事鬼神同則其敬可尊  
民則而不流于民民則敵其君而不輕其上矣

右第四十九章

古人重卜筮。非惑于鬼神也。不敢自恃其聰明而必受命于天也。後世不

能自聾其德。以至于神明而惟著翫是問。則躭坦惑焉而已。○此爲第八支第一枝言教。而此復言故者。君子之學始終一教也。一于教。則爲上爲下。治幽治明。無所不當。而所謂仁義禮。一以貫之。學

禮記卷之二

任啓運章句

坊記

孔本第三十  
隋本第三十三今定為三十六。

坊記 坊所以止水陳澔曰君子以道防民之失猶以

隄遏水之流愚按上篇言表示人所當從此篇言坊示人所當戒其文雖述夫子語亦以已語參錯成文如表記也程子疑爲

董仲舒賈誼董所作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

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首二句凡

子語見大戴記記者述孔子語以見名篇所取義坊民以下則記者所自云也人生而有仁亦生而有欲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者日消而不覺危者日雜而不知故人之欲無涯而求遠其欲者每苦于不足此貪妄之心所爲決四出而不可禦也德所得于天之性禮則天理之節文也因其情之自然而制之以禮則可以得其情之所安而

性不至乎蕩滅所謂禮以坊亂也如是而猶有縱欲無節者則刑以威之使知所懼而不敢肆則刑以坊淫所以濟禮之不足也卽畏于刑而未忘于欲則欲羨畔援之意猶存故又告以富貴貧賤皆有命在而非我所能爲則或知其無益而遂止此命以坊欲

又所以濟刑禮之不及也

右第一章此一篇之大旨下皆承坊民之意而推育者生民有欲惟禮可以制之刑者聖人之不得已而命亦聖人所罕言也然則言禮而刑與命已在其中矣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約氣歎驕氣孤盜取

非其有亂則越禮而犯分也聖人禮以制之不拂其情而與之以節富不足驕若家富不過百乘貧不至約若一夫受田百畝貴不慊于上若卿大夫士各有限制不得踰分而求快足也

## 右第二章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好去聲樂音洛樂者自忘其貧好禮者自忘其富好禮則知性分自有可樂而欲求得之不富以貧而約也有當以富而驕也尚德者自不見己之有衆以寧則知衆之不足恃而不數以衆暴寡也三者已非德之至極而猶不多見蓋深歎之之詞詩大雅桑柔篇民之貪亂且有甘心荼毒者安望其好樂好禮而以寧乎聖人制禮坊民家國

有等而猶有時背繢固者況無禮乎正以見世道之漓人  
心之險而禮之不可一日以已也○按論語言貧而樂此  
增一好字與下句爲對而深淺迥別則不特記者所自

撰未必悉當卽每章有述聖言而失其旨者亦多矣

自

### 右第三章

皆申首章之旨爲第一支禮之所坊者多

存也自此以下分二大支

一言辨上下一言別内外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

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疑如陰疑于陽旣盛而相似微若履霜之初方

始而可危章之別之則疑者辨微者著矣

位謂辨列之上下三者皆所以章別之也

### 右第四章

言禮所以辨上下其下又雜引孔子之言以申之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王示民有君

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

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猶尚患之

盍作渴口家無二主喪次于夫

庶有長賓皆是也春秋之法諸侯請謚于下則葬以謚係若蔡桓侯不請謚則葬從其臣民之謚若齊桓公晉文公楚昭公王若書葬楚某子則無異于天子故不書葬也諸侯大夫士遙相君臣然諸侯稱君不稱天大夫稱主不稱君爲嫌也盍旦之與夜嗚求且人尚惡之况居下而僭

上所

右第

五章承章疑別微而言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君之路車出有陪乘同姓首先君之後而同車

則疑武君故不同車異姓無疑矣而猶不同服總以示民  
不嫌也春秋時弑君而代其位多出同姓故尤謹之○鄭  
氏曰惟在異

則同車同服

右第六章亦上章之意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  
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貴賤謂爵之尊卑貧富  
貴故有辭安貧賤故不辭君子固不以大言謂祿之厚薄君子審富  
受小祿然終不若祿過于我才德之可恥也

右第七章承上有所諱而言下七章皆此意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  
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

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惡酒肉之不美者古人坐有上下牀之別一食

而老少異飲尚齒也一坐而上下異位飲尊貴也進爵必讓恐去君不遠也詩小雅角弓之篇言民之無良者其相怨皆止知有己不知有人嗜位而貪進矣夫上以讓教民猶犯之况受爵不讓不以爭教乎亦終必亡而已矣引以証犯君之意

## 右第八章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莫尊于君而已之君猶爲之謙則在己者無所不讓可知已

## 右第九章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憚先亡者而後存者

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得死而號無告。詩畜作牿。○利賓也。賓無定數。祿有常額。臣有爲國難而死。因國難而亡。君有恩賜。必先及其家。厚之道也。借借死。託記生。詩称燕燕之篇。莊姜言莊公既死。藏姬宿大歸之時。猶以先君之恩勉我。引以証不偕死之意。號無告生無可託。但悲號而無與訴也。

右第十一章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貴有德之人。而不答其承。尚有才之士。而不惜其取。則民皆勉于才德矣。約言。一朝覲之。不爲口惠也。先言。即雖許之。而實不與。若宋祖以使相許。曹彬是也。

右第十一章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

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治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人君每施周術而民亦戴之如天矣不然上違民意則上犯理而下違上令則下亂政豈不胥失之哉信心之質讓心之虛實心爲民而又不敢自是則上信者民必不敢欺上讓者民必不敢抗而威之如天晃報禮之運也詩大雅板之嘒引以証上酌民言之意

右第十二章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爾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

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鏤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詩廢作體度作宅○不爭不以己爲是也爭在事怨在心爭起于怨不爭則無其事怨亡并無其心讓善護其美于人更不止無怨也上詩衛城之篇下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無帝已之順度鏤王之功而皆歸美于卜筮善則稱神與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稱人一也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非徒口議也上易祭義○申上兩引詩之義見善則稱人非徒口議也上易謂易書不易謂掌易之人陰陽天地之情不可見而易悉載之而出是聖人建之以示人也故當卜筮之時雖以天子之明知尚不敢自決而必聽命于天其嚴恭寅畏之意實有與天通則夫善則稱人其虛懷不善之意亦實有與人通者而非儼退讓之虛辭也○應鏘曰易書也抱德人

也易之道不可屈故不北面而南面臣之位不敢踰故不  
曰人直曰易過按此知古之上廟亦用易特今亡其術謂  
易止可用之筮耳孔子贊易  
不曰以上筮者尚其古乎

### 右第十三章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  
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  
德於乎是惟良顯哉梅陵書君作后此作斯。作忠臣忠  
子按竹書成王七年周公留治洛邑十一年公歸于豐王  
命周平公尹東郊蓋伯禽君陳皆與成王同學四年伯禽  
就封于魯繼公之定命此君陳繼公之治洛也其後世爲  
周公祭沈曰言切于事爲謀合于道爲猷良以德言顯以  
名言蓋君陳與王最親起居服食左右皆其所同故當如此此成王舉其舊精以明其賢非謂臣道盡當然也梅陵

增人臣威若時句失其義矣記者引之以証善則稱君之意

右第十四章

以上多言君臣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泰誓周書引以証善則稱親之意

右第十五章

以下多言父子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譏弛解而去之意必繼之事必述之也論語亦子言而別編者只已所述多得之傳聞不若論語爲親受業門人所記

示謹也高宗逸書篇名鄭翼卽高宗之訓今見周書無逸篇者譏作雍蓋高宗之父小乙在商爲中主事必多可改而未改者高宗三年之內絕不言其嘗改三年之外乃言及之人旣喜其能改又嘉其不遽改也謹悅也

右第十六章因上善則稱親而言見過則富改之而特不可違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

不匱

念富作怠○規命所富從則從之而不敢怠所謂敬其美也有不可從則幾諫以望其改而不敢倦所以

弛其過也其至親怙過而或加以責讓亦起孝起敬而不敢怨凡以求諭規于道而已詩大雅既醉之篇見孝子之

孝無有止息之時也

右第十七章

因上弛規過而言甘受其勞而必望其改斯其過必有大焉而不可曲從者矣

子云睦於父母之寢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瘞。禮父之黨四母所愛也。睦之則父母之心悅故可謂孝。因是睦之之心而設合之之禮。若所謂以速諸父以速諸舅也。詩小雅角弓篇。兄弟本出一人之身。故能孝者必友。而其心綽綽寬裕。卽推之而徧睦父母之黨不難也。若不孝者于兄弟且交相病矣。况其黨也哉。

右第十八章

因上不匱而言  
此愛之所推也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車賤故可假衣貴故不可假  
敬父之執友如父以廣孝也

右第十九章

此敬之所推也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

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子。小人能養不能敬，君  
惟其敬也。受爵且不敢同于父，而必辭之君，况其他乎？書  
遂書今見太甲篇，辟法也。尊也。古者臣于君子于父，妻子于  
夫，皆稱辟，以爲效法所在，不敢不敬也。若于父而不敬，則  
由父而上，不且辱其祖乎？蓋非孝則無可推也。○按上半  
節，卽答于游問孝語，而文異，知所引述多非本文。蓋論語  
大馬卽小人之比馬，周疏所云少失父母大馬之養，無所  
施也。

右第二十章

心于敬親者無往非敬如此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内，戲而不歎。君  
子以此坊民，民猶薄于孝，而厚于慈。不稱老，不敢自以爲父道，自居也。戲者，若已猶孩赤然，欲親之樂，不歎恐他親憂也。

右第二十一章

心于愛親者無往非愛如此皆因不匱而言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上老老而民興孝理之常也乃上之象之立主以依之川脩廟以奉主接祀以奉尸教民不忘至矣而猶有忘者何哉或曰敬老謂養老之禮亦通

右第二十二章

又因則民作孝而言

子曰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厥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

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用祭器見表記禮主于敬不以物薄而廢不以物豐而淡  
試觀饋食有親不親之殊則賓有祭不祭之異甚至有以  
不敬而不食者是所重在敬不在物之菲與美也易旣濟  
九五父離東鄰謂紂西鄰謂文王祿祭之薄者竹書射六  
年文王初祿子畢易言祭之盛不如薄者之獲福是不以  
非處也詩大雅旣醉之篇言醉者酒而飽者德是以美  
沒也敬則義可受不敬則物雖美亦利而已矣

### 右第二十三章

因言禮而類及之此一章賓主饗食之禮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敬  
敬也醴酒在室釀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  
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

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謹奉也室戶內諸酒俱詳禮運淫猶貪也味薄者近厚者遠所以教民不貪于味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尸故尸飲三然後主人獻賓此大夫士禮若天子則尸飲七矣詳祭統上飲多而下飲少所以示民有等祭畢宴同姓于寢所以教民睦族夫堂土者觀室中之禮堂下者又觀堂上之禮則所以示民教民者可不肅乎詩小雅楚茨之篇言賓主無不中禮以明室中堂上堂下無不可觀之意

右第二十四章言祭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曠周人弔於庭示民不偕也子云死民之

葬耳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言賓從而不葬  
遠送爲禮之節以形送死卽遠而不遠遠且遠而終不背  
爲情之厚也徐伯魯分下子云別爲一章按禮弓所述喪禮孔子從殷者多此斷指反哭一事餘詳櫬弓

## 右第二十五章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于賓位教民追葬也未沒喪不稱君  
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  
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既葬反哭猶升自客階  
受弔于賓位不忍代父爲主也既卽位封內三年孺子不稱君不忍代父爲主也  
魯史官聞晉奚齊之弑在獻公未葬時戶枢猶在故稱君  
之子卓子之弑在獻公既葬後卽稱君此國史之體而在  
君子必沒喪乃稱君者公羊子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

無君緣始終之義不可一年兩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愚按孟子堯舜崩皆三年之喪畢猶避位天下民歸之乃卽位故竹書皆三年後始書元年不以曠年無君爲嫌也至商乃于次年書卽位矣至周乃益詳未葬稱子先君尸柩猶在也葬卽稱君國不可一日無君也此臣民之辭也在國史則逾年正月必書卽位不論未葬及葬已久此始終之義也在嗣君則于封內三年稱子此孝子之心也孔子春秋三年內弑則稱君正名義也會盟則稱子有惻隱也

右第二十六章

二章言喪禮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利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放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父母在

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

貢收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卽位於堂示民不敢

有其室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在家有父兄在國有君長

其理則一而人于君不免貳心蓋疑父必無二而君可擇似不妨貳者聖人立教使仰以事父之孝事君事兄之弟事長所以示民不貳也故既有君則不可謀事他君唯始將出而客仕則可稱二君以上所事耳若既仕而又謀仕非誠心乎先王制禮君父同三年斬正見孝以事君其理本一無可疑君子之於父不敢有所擅不敢有所私臣之于君不敢自爲主不敢有其家無往不然者正以見親不可忘卽君不可貳也鄭訶君子爲人君之子貳君爲君之副貳下辭稱君之貳某若左傳其上貳固也似與上下文不洽

右第二十七章前言君臣父子詳矣此合言之見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其義一也

子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祿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價易曰不耕獲不蓄畜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鄭本無辭而後三字或有之今按有之爲是則利有攸往凶彼脫凶字而此引之亦畧也○禮相見之禮既見乃用幣是禮先于幣若朝聘之執圭時爲禮及享始用幣帛也。辭謂行禮之辭情寓欲利之情若君子先財而後祿不問其辭而推任其欲則民將惟知有利而至于爭奪矣。故君子于執幣請見者不見則不視其質見爲禮而贊爲利也。易无妄六二爻辭言農者必有耕與蓄之事始能享穀與金之利若不耕而望其穀不蓄而欲其金是無事而食其祿也。无妄之利能勿凶乎。

右第二十八章又因教諭中言之言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歛齊伊

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

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

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詩尚有此有禮德彼

有不獲穉二句此疑文闕也○詩小雅大田篇川禾而盈

把曰秉不成把曰穉有餘而不盡取與嫁寡共之引以証

不盡利遺民之意仕已食祿不當又稼曰已獲獸不當復

魚食取物之新不當更求物之貴大夫食用少牢士用太

庶人獲獸食其肉寢其皮大夫士當各有所餘以遺民也

詩衛谷風之篇下體根也爵非根莖皆可食但食其莖則

根之所發彌多而有以遺民并根食之則利盡矣上不盡利則尚德之名昭而享其利者顧爲之死可專利以失民乎

右第二十九章

言上之不盡取于下也。自四章至此皆以明上下之分爲第二支。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  
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薦廟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末二句舊在詩上今從陳鵠本伐柯齊風作折柳又論風亦有此四句但無兩之字○首言刑以防淫此言禮者刑禁于已然禮防于未然也人之大欲男女爲甚故詩言之詩齊風南山之篇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則消之以禮而夫婦有別矣夫

右第三十章

言禮所以別内外其下又雜引孔子之言以申之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  
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  
孟子春秋  
大例如取齊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死則曰夫人姜氏薨  
昭公娶吳爲同姓故于其至但曰夫人至自吳不書姓氏  
死書其字曰孟子不書夫人姬氏薨也今  
春秋無夫人至自吳之文蓋仲尼削之

右第三十一章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繼侯而  
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一作陽繆一作夢。世至  
而禮嚴無嫌也大饗主享同姓及二王後后以孺爵而  
坐亞裸敬賓如事神也異姓自侯伯以下則宗伯庶之  
侯相娶同姓夫人親歎異姓使人歸之或曰陽夢二  
或曰追禮好內曰燭名與貴矣曰燭爾侯蓋同姓之  
事

保享陽侯其夫人美陽侯遂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其後各國以爲鑿雖同姓亦使人攝而夫人亞裸之謂于是乎遂廢也

右第三十二章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肺遠也故廢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避遠以避嫌故遠之

右第三十三章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等妹

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首句夫子之言。好德則遠色矣。漁色如漁者之取魚。但以貪欲之心求之也。諸侯不取國中卿大夫士之女。上荒于色。則下民化之。而縱欲亂常。人道之紀。于是乎絕矣。故遠色。乃所以立民之紀也。餘並見曲禮。

右第三十四章

子云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謂婦之父母曰舅姑。此初姑女之父母也。承奉也。子卽女也。劉向曰。親迎諸侯以履三兩加笄。大夫士庶以履二兩加束脩。夫人文殊取一兩。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女拜乃親引女手授夫子。戶夫行女從拜。辭父母于室。蓋女以從夫爲正。故親迎辭承子。

授之教以不敢違之義也。時俗廢禮有親迎而婦不至者。故記者歎之。

右第三十五章。自三十一章至此皆以明内外之辨爲第三支。

禮記卷之二十一 終

禮記卷十之三

任啓運章句

緇衣

孔本第三十三 茄本第三十二 今定爲第三十一  
漢劉獻王云緇衣篇公孫尼子撰以所言

多好惡之理故以緇衣名篇其引子言與已語參錯成文亦猶表記坊記也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易事之上之志達

平下易知下之情通乎上惟上易事故下易知易知則上下一心而刑自不煩矣

劉氏辨曰上之好惡失其正喜怒失其常則上難事下干是有匿其誠信以爲容悅者則其忠而以爲阿諛者包其褊心以爲詐僞者苟可以罔上而倖免無所不爲則下

雖如此刑之所以須也

右第一章

虛言之以起下章之意孔氏曰篇名緇衣而首章不及惟君明乃能好賢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恩刑不

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國詩作那。衣鄭風首篇言

此賢人之服縉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爲子更爲之又將適  
子之館既還又授子以粲好之無已也巷伯小雅篇名言  
取此語人投畀豺虎亦惡之而不食投畀有北有北  
亦惡之而不受惟投畀吳天明殛其罪耳惡之無窮也上  
之好賢如縉衣則下咸勸于善之可慕不必爵賞之頗加  
而自勉于誰厚上之惡惡如巷伯則下咸休于惡之不可  
爲并不必刑罰之偶試而自生其畏服也大雅文王之篇  
文王克明德慎罰其好惡無不公無不盡也人能法文王  
之好惡則萬邦自作乎考  
引以誠貞作愿咸服之意

右第二章

天下之物有善必有惡人之情有好必有  
好惡也誠意所以實此好惡也正心所以端此好  
惡使無不中也卽至于天下平亦推此好惡以盡  
其極耳不然意之不誠則爲慢爲過知之不真且  
有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愈堅而愈辟者故大學言

好惡最詳而其  
道必自格致始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灑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子慈通舊如字孫遜同命呂刑作靈○格去不正以歸于正也遐諭救苟免之意卽所謂免而無恥也論語未註至矣故君民下記者之詞慈信恭三者存之心卽爲德其行之有品節既殺卽虐也親遜不倍卽格也德禮之教至于如此則國之保有長世可知甫刑卽呂刑苗民九禁凡國法禁尤之惡頑頃誅之分其子孫爲三高辛之末復爲舊惡堯與誅之其存者猶不悛舜又寘之三苗之君不舉民以善故民皆習于惡君不反身修德而作制則

極與死五處之法以威民是以民興胥漸混民勞弊而  
遂過絕苗民無世在下也宋二句記者約呂刑語政刑  
之效至于如此君民者宜知所法鑒矣

### 右第三章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

有甚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下三

句記者語表正則正表邪則邪

### 右第四章

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

下士之式

遂教化浹洽而無不仁也。上詩小雅節南山篇下詩大雅下武篇記者言子所云以仁遂者置

必無一人之不仁哉。蓋民之所瞻惟在于上。故一人有善則人皆賴之。上能成王者之信于天下。則下士自從而式之。故禹仁而百姓遂無不仁也。

右第五章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桔德行四國順之說悅同桔古岳切詩作覺。爭先人言向之者衆而相競也。章志好惡之公可共見貞教好惡之正可共法記者言上之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道民之心慈愛百姓而百姓亦知上好在仁爭從事于仁以說其上矣。苟大雅抑之爲大而直也爲民之表者大而直則德行在我四國自從之陳云當依詩作覺能自明其德

亦通

右第六章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綺。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譽于儀。絳拂同聲詩作愆。○單曰。絲比曰綸。綸小絳大黃氏曰。王言一出。民所則效。其端甚微。其末甚大。記者謂不惟王者。凡有位者。然游言者高而無實之言。君子庸言之謹。庸行之信。祇在人倫日用之常。若一求高則危而不安。言之未必可行。行之未必可成。祇敗常亂俗而已。詩大雅抑之篇。止容止也。引以証謹行之意。行謹而言可知。晉人清言其禍至于神州。陸沉淳言之不可倡也。如是。

右第七章

仁者心之德而爲仁未有不自誠言行入者。孔子告顏淵爲七曰非禮勿言勿動勿視

聽繫易曰庸言之謹庸行之信明邪存其誠孟子告曹交堯桀之分亦止服言行三者故下三章以

言行衣

之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行夫聲○關雎勸誘不爲則必身自不爲而後人信從此二句孔子之言記者又言必期其可復當慮其所終行不可有所偏當階其所蔽謹言慎行如此則民亦化之上詩大雅抑之篇大雅文王之篇君子道人以言則必先自慎其言禁人以行則必先自慎其行而出諸之謂威儀之敬又不外乎一心之敬焉人如文王常繼續其明蘊之功內無不敬而信與行

自各得其所止矣此明德之功卽新民之本也

右第八章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

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

行鄭讀去聲朱子加字今從鄭○衣服不貳所服皆法服也從容于禮法之內而又有常安而且久

也如是則上之德壹矣以齊其民民德豈有不壹者哉詩小雅彼都人士之篇周忠信也記者引詩以証言狐裘黃

黃則衣服不貳矣其容不遷其言有法其行必歸于忠信則從容有常矣又承上二章言行而言

右第九章以上言爲君之道當正其好惡而好惡之正又在能仁其身言行衣服無一不敬乃

所以仁其身者也自此以下又反覆推明之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吉鄭云當作誥後同○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望其容已知其心臣之奉職終始如一故述其事卽知其志此上下所以相得絕無疑惑于其間也尹吉逸書篇名史記湯鹽夏命作湯誥伊尹作咸有一德蓋言君臣之咸字合爲一德今其文見陳書咸有一德篇記者引以証不疑不惑之意詩曹風鷩鳩篇言威儀之著于外一無差忒引以証可望而知可述而志之意

右第十章此承首章而推言之前爲下統言臣民此獨言臣者臣之于君較民倍切也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是朝廷百官尤四方萬民之則

子曰有國家者章義廢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  
共齋位好是正直陳改義作善齋作輝非○皇氏曰義善  
者勤之實之子惡者惡之制之所以示民厚也如是則民必  
不貳子惡矣詩小雅小明篇君子之所以靖共其職者惟  
正直之人是好也章在義則必廢在惡矣

右第十一章

此承第二第三章而推言之下二章亦此意也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  
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  
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  
板下民卒疑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儀鄭讀喪方如  
字○疑古惡不

明所好者未必善所惡者未必惡也雖知惡情飾貌故爲高論以欺君也記者言君能卓好愧惡無私而富厚不爲偏任不爲兩可則上不疑而民衆著于善之必當爲惡之必當去矣臣正身以正君其身有可象之行不徒爲諫諍之辭且不援君所必不能及者以彌君譽君所必不能知者以彌君則下不難知而君亦喜于陳善之有方不苦于責難之生畏矣上詩大雅板之篇不改斥君故吁上帝板板反也人君好惡反當則民盡病上疑而百姓惑之証也下詩小雅巧言篇人臣不止于敬則王必病下難知而君長勞之証也

## 右第十二章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喪刑而輕罰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攝刑之不廸甫刑無不字當爲衍文○刑實該屬之大概政之行教之威全賴于此而可忽乎記者申

之言惟猶及深人故不足斬州及無事故不足聽上之人  
斷不可忽也康誥南州皆因書迪道也上殺于刑則刑不  
棄而又降與以速于未刑之先則民知  
破刑之可取矣舉刑罰而歸祿可見

右第十三章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  
臣不治而過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過  
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太母以遠言近  
母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過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  
之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  
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紫當作祭○大臣不親則章疏有  
所不能盡而百姓不寧此益平日

君于大臣忠敬之心不足而但以富貴虛糜之故大臣不得治其職而左右之臣且比昵于君以搖奪之也記者申其意言民之治否視乎大臣大臣不可不敬大臣之安否于邇臣邇臣不可不敬必敬禮大臣慎邇臣若官正以下皆受命于家宰則大臣之好惡邇臣先從之不侍大臣爲民之表即邇臣亦爲民之道矣夫小臣之不得以謀大遠臣之不得以問近內臣之不得閑外皆國家一定之體不不諱大則大臣不怨遠不言近則近臣不疾內不圖外則遠臣不蔽邇且不可使疾也况大臣可使以不親而無乎祭公名謀父周公支孫別封于祭爲穆王卿士頤俞將死而告穆王詩見逸周書舊註楚流諸梁設也引以証邇臣之不可比意

右第十四章此承第四第五第六章而推言之見不

不敬也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

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

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仇鄭並韻述

朱子上述下

警陳並讀警今從鄭○大人以位言人非甚不仁未嘗不知所當賢所當戚乃明知其賢而畏而疎之明知其戚而厭而比之則民益與賢爲疎與不肖爲暱卽日教之亦何益乎詩小雅正月之篇執拘繫之意仇仇私暱之意求則而如不得亦知其賢也而又與彼爲仇與此爲仇是親其所賤也亦不我力則終不親其所賢矣書之始恐弗見而終弗由者亦然

石第十五章

因上忠敬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聚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

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閑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於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無越厥命

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

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

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距尹吉曰惟尹躬天敗于西邑

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易音異今書毋作無度上無厥字

言凡事無不以敗成以廢敗記者申之專重溺于民怠閑

子人言懦弱不能以自伸鄙心謂理義有利于己則趨之害于己則叛之其向皆無定也慎之則不至于溺矣引荀

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一有不慎則厭越其民之倫而發泄亦及于己必如虞人之于軒其權既張而實

發之時再省其括之度而後釋不敢輕發也口易啓聲則言不敢忽甲胄起兵則武不敢廣衣裳必命有德則事成之氣子戈必討有罪則事反之已誠以天之降禍猶或可逃已之造禍必無可避是以不敢不慎而又慎也夫民之治亂君臣皆有責焉而君爲主伊尹嘗言我向事西邑之夏桀而天服之尹幾及焉惟君能以忠信自終相亦有終耳不然及爾顛覆矣梅書改爲先見謂見

夏之先王夏禹少康共尹遠矣何從見之  
右第十六章此承第七第八第九章而推言之見不待言行衣服當換剗其政事尤所當慎

也○前六章皆言君富重其臣

此又言君身尤重也益切矣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全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背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

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

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蚤冬祈寒小民亦惟曰

怨

雅梅書作牙資鄭讀至屬下句梅書作咨屬上句下亦增一咨字祈祁通。子泛言君民一體而記者則專以化道言也心莊二句先中心體之相關下乃言君民之相關亦若此夫民以君爲心則君不可不正已以率民君以

民爲體則君不可不愛民以全已詩逸詩先正先世之能正已以正人者言明清而庶民生不自正而民勞則君不可不自正矣君雅周告天寒暑而民且忽况君有失政乎則君不可不愛民矣

右第十七章

陳縉曰承上大人溺于民之意而言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臣之

告君就不以正然身者言之本身立于正而後言之則言信而君亦樂從不然身不正則于義或從或違而不壹其

發之言者與其行殊不相應何以望君之信而一出于義乎

右第十八章

以上皆言君道此二章乃言臣道也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詩也作分○物猶實也格猶式也質正也謂擇其正者也方謂取正于人亦通志記也親之無厭倦也略約也君子平日言必有實行必有法出以事君終身必行我所求之志而不肯假道以事君卽死亦不變生平所守之正而貽不令之名也記者申之言所以然者因有道焉不日多聞多志學已博矣又擇正者而守之既之則知益精知既精矣又求約者而行之則行益慎此所以有物有格而終不可奪也師虞庶言也以衆處之言無不合有物可知身

之威儀始終如一有格可  
知如此則必不可奪矣

申上章之意陳

右第十九章申上章之意陳

本合爲一章

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

其惡有方是故遯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正鄭讀作匹呂如字仇詩作述○毒害也邪之與正不容並立夫子泛言君子小人之性情不同而記者述之則因  
其類之異而見君子所友之必正相對方皆類也好者正之類則惡者必不正之類遠近之人正與不正皆以君子  
之好惡定之無所復疑也詩周南關雎篇好善仇匹也言君子惟與善人爲匹也

右第二十章以下三章皆以朋友言之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

人誰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賢所富其貧賤而輕絕之惡所富惡而以其富貴而不故違絕是志在利而不顧道義矣詩大雅既醉篇言所賴乎朋友貢相檢束以成儀耳豈以富貴含此異哉友以

歸仁而但言威儀檢乎外卽所以養其中也

右第二十一章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陷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歸或作懷。覆者戀而不絕去之意人以私惠加我而合于道義則君子必不戀戀于此詩小雅鹿鳴篇言人之好我在示我以大道耳豈在區區小惠哉其不歸之宜矣

右第二十二章陳紳曰好惡皆當循公道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

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斁射詩作斁  
在車中衣之敝非一日而人皆見之以與言雖隱而必聞  
行雖久而必成也葛覃周南篇名証衣之必要于敝而言  
行之必積于誠可知已

右第二十三章

以下精一篇之意而此一節言極也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  
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  
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  
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  
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寡鄭讀猶允也詩作允矣周田漢博士讀厥亂鄭讀割申觀鄭讀勤文王

梅作寧王今並不從。言飾而夸則行之必難。行飾而僥  
則言之亦慚。故言行必相顧也。記者言君子寧寡于言而  
務于行。則言行皆無所飾。而民化之亦不得大其美而僥  
言以夸張。小其惡而飾行以掩覆矣。詩大雅抑之篇言之  
玷不可爲。言必寡矣。小雅車攻篇君子之行爲大成。信已  
成矣。君奭周書篇名周田謂民也。文王之德化及于民。故  
上帝于周田祝文王之德而遂集大命于其身。是此時之  
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也。按孔疏稱此爲伏生所傳舊  
文改者妄也。

右第二十四章

言誠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  
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

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蓋恆其德貞蠭人吉夫子凶梅書說命惡德下有惟其質云云無民立而正事一句純而作贊於是爲不敬作時謂弗欽事作禮易貞作貞。論語本言無恆之人雖賤役不可爲記者則謂無恆之人不可求占于卜筮也無恆之人忽作忽報雖先知如蓍龜尚不能夾其成敗况于人乎詩小旻之篇猶謀也無恆而屢上則鬼神亦厭之而不告矣又引父命言人而無恆是謂惡德爵之不及乃理所宜故民惟立而正事則爵將自至不然正事之不立而惟求之祭祀雖極其豐亦爲不敬蓋事不正是煩而亂也其事神也當不難乎又引易恆卦爻詞言德不恆不惟所求不豫且有水之以羞者是無恆斷不可也然恆又有二道婦人之恆以順爲正夫子之恆制義爲正婦人之吉夫子之凶是無恆恒因不可而恆又貴于立正誼君非所宜爲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恆也。君子之學惄以始之恒以終之而敬則貞乎始終者也自治治

民要不外此故篇  
末以此三者結之

禮記卷十之三

終

孫男慶同校字

禮記卷十之四

任啓運章句

哀公問

孔木第二十七芮本第三十四今定爲第三十八○大戴禮爲問禮大昏二篇家語亦二

篇小戴以俱哀公所問故合爲一今仍小戴之目而別爲二章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

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

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

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兒女父子

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

大戴神下

有明字○民所由生氣以成形理以成性人知無養則無  
以生而不知無禮且有生不如死者故曰民所由生禮爲

大也自郊社以及日月風雷岳瀆事之有禋祀實柴槱廟  
血祭之等故曰節位有尊卑故曰既親有殺交有時故曰  
別治已治人皆待夫禮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  
君子以爲尊不亦宜哉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  
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  
其喪箕備其鼎俎設其豕牋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  
序宗族卽安其居節句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  
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以嗣家語作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居節大戴作居處。王  
肅曰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節謂分之所限而不可  
過處陳澘曰嗣傳續不絕之義君子知人所由生莫大于  
禮則以禮自治必矣然禮者天理之自然人心所同其固  
百姓所能也君子卽以百姓所能者斂之其間有理之所  
同自天子至庶人不能違者其曾也有分之所限自天子

至庶人不能越者其節也君子皆因之而不勝于是矜惜立文制爲品節使無太過亦無不及而禮之事成矣然品節雖成而文物未具則猶不能禮續之以至于久遠故又制爲雕鏤之器文章黼黻之服以繼續之乃可以獨天下及後世而用于無窮也夫君子以自有之會節教百姓故人順之而又謀其所以嗣喪算則有三年期功緇麻之數祭祀則有鼎俎不腊之陳宗廟則有七廟至一廟之等宗族則有一年四會食兩年一會食之差而後其節事辨位別親交者無不繼續于無窮矣然文物之盛原以明理而達情苟因雕鏤文章黼黻之華而遂欲窮工極巧則反縱欲而失其所以爲禮故于已之起居服食器用無不從節儉以畱不盡之利于民所以或豐或儉各適其宜也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富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

莫爲禮也。貨財也。淫德放蕩之行。固者意之堅。求盡民之意。取民必盡。則與與民同利者異矣。違逆衆心。而害有所在。則與以所能致而民順之異矣。務逞其私而不問理之何能行禮哉。○黃叔賜曰。哀公用田賦。是好實無厭。因民自盡也。多嬖寵。是淫德不然。荒怠放慢也。伐齊。伐邾。是午其眾以伐人也。止求自逞。不以其道。宜鼠食郊牛角。桓僖兩廟祭而莫能爲禮矣。

右第一章

言禮之切于人而行之亦在乎其人也。○家語文多異。今姑依此釋之。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愀斂肅貌。作猶變也。德猶福也。公曰。敢問何

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家語無君之四句○君爲正君之所爲皆出于正也

公曰：敢問爲正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爲正一作爲政非○物猶事也○大倫正則庶事

從之。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無似猶言不肖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

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合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

本與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政以愛人爲大。然愛而無節能無亂乎。故禮爲大禮之品節。雖微而敬爲主。故敬爲大。父子君臣莫不當。敬然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三綱爲萬事根本。而夫婦又三綱之本。故尤以大昏爲大也。夫婦之合。其情易親。而大昏之禮。必冕而親迎。若是其敬者。蓋與起其敬正所以爲親也。不然。始子爽者必終于疎。雖欲相愛。不可得矣。夫弗愛則無以爲親。不敢則無以爲正。二者皆失。然弗愛必由弗敬。始此君子所以必與敬爲親也。○湯三才曰。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公年十四。大昏未成。其後立公子荊之母爲夫人。而以荊爲太子。因人惡之。故孔子憮慙爲此言。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

與。此節舊在昔三代上。朱子謂當在此直。吉朱子讀如字與陳謂朝廷。○朱子曰。治宗廟謂祭祀也。配天地之神明。

君在阼夫人在房與天地之大明生于東角生于酉羲相合也直言謂出政教記曰天子總外治而聽內職是也皆中上政之本之意菜氏曰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順亦通此乃由夫婦而及父子君臣宗廟父子相繼祖言君臣同體而治之皆繫于夫婦物事也物以綱紀之廢弛國以體統之卑辱應歸曰是時魯政衰弱哀公欲振興之而不知禮之爲急故以此告之上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節申敬爲大此節申禮爲大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然猶焉之禮大夫子女之家諸侯使歸迎于其國其至或迎于竟于郊于館量地之遠近爵之崇卑以爲節天子則使卿往公監之然亦當親迎之于門外也哀公不行昏禮嬖御私人故疑冕而親迎爲大重孔子直舉繼先承祭之禮以明之言天地者朱子謂通天子言之王肅謂公曰寡人魯孟春得郊祀故也主謂隨長子孫世主祭祀

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已重知  
之間爲失言故言惟鄙固故有此問然非有此鄙固之間  
則亦不得聞此言若以得聞爲幸者請少進望下所不及問  
者亦詳告之也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

何謂已重焉

天地細緼萬物化醞男女媾精嗣續化生其理一也

孔子遂言曰昔三

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  
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  
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  
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  
及身手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儼乎天下矣太

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孔氏曰：妻供粢盛奉祭祀，故迎所以敬其妻。冠于阼階所以敬其子。內有主則外足以治國家。下有後則上足以承祖考。至子之子親尤爲一體。譬之于木，親爲本而子爲枝也。身之不敬，卽辱其身而傷親矣。本傷而枝有不亡者乎？夫天下雖大而人之有身，有妻有子，一也。我敬其身，使人各敬其身。我敬其妻子，使人各敬其妻子。則我志氣之所至，直充滿于宇宙之間，而民皆則而象之。古三代明王之政，不越是矣。獨舉太王者，鄭謂太王不以土地害人，是視民之身猶已之身。民之妻子猶已之妻子也。王謂太王愛姜女，國無饑民，是愛已之身及已之妻子，推而愛民之身及民之妻子也。姚舜牧曰：太王之道，豈有他哉？亦敬而已矣。詩曰：帝遷明德，天立厥配。作邦作封，奄有四方。則亦敬身敬妻子以愾乎？天下可知已。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

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朱子曰則法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爲法

故不可不謹也愚謂言不過謹動不過則者敬身之實不

命而敬恭則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

百姓慕之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

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

也是謂成其親之名也已。

考莫大于尊親敬身而使親有君子之名可謂能尊矣○孟子

論舜曰爲天子父尊之至也是非人所能爲也孔子告哀公曰謂之君子之子爲君子父亦尊親也是人所可共勉

也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

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

不能成其身

朱子曰不能有其身謂不能持守其身而陷于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樂天謂樂道

大學傳愚謂不能愛人則不別爲君之難而真樂忘懷不能  
據持是不有其身也不有其身則必放逸于分位之外而  
不能安土矣不能安土則欲日肆理日亡視一切禮法如  
桎梏而又安能樂循天理哉此身之所以必不成也方謂  
不能愛人則傷之者至矣故不能有其身公曰敢問何謂  
一身且無相容故不能安土與下語不貫公曰敢問何謂  
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

合天道也

朱子曰戴記止不過乎物四字今以下文推之

斷從家語○物者固有當然之則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言動食息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于性分之內君子循之而不敢稍失是乃所以合天道也

公曰敢

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  
相從而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爲而  
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朱子曰戴記作不閉其久非是今斷從家

言不已至誠無息也天道不息君子純于天道亦不息如日月相從不已指其易見者言之王肅曰不閉言能通能久言無極愚謂不閉者誠子中必形于外所謂微也能久者不息則久故微于外者亦悠久也無爲而物成者悠久之功漸摩浸着不見有所作爲所謂久道化成也已公成而明者成物之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所謂高明也公曰寡人慤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既然辟席而對曰仁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旣聞此言也無如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旣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春秋傳于質愚督于氣真暗于理煩累于物言以氣質之蔽故于事理多不通曉也子志之心猶言啓乃心汎厭心蹶然變容起敬之貌又微大旨申告之仁人之所以爲仁孝子之所以爲孝不過事親術乎天理而已事親如事天敬之至事天如事親順

芝至張子云有心齊性爲匪匪不愧  
尼訓爲無忝事天事母并有二道也

右第二章言禮之該乎政而極

禮記卷之四 終

禮記卷十之五

任啓運章句

仲尼燕居

孔本第二十八 茲本第三十五今定爲三十九〇石渠王氏曰文雖具首尾然辭旨

散漫未必孔子之言愚謂以仁言禮其旨甚精王氏以爲散漫亦習其詞不察其旨也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于禮子曰居女三人

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

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

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每慈仁

蠻言泛論諸事也周無所虧流無所遺周

流無不徧卽下仁鬼神昭穆諸事也學莫切于求仁而非禮則亦無以得仁故欲仁之周流無不徧必以禮也給辨也恭遜之容但取辦于外而無情實也有敬之心而無禮之文則失之野有恭之貌而無禮之實則失之給君子有

爲而無禮之節文則失之過三者皆過然野與遠也失之直情徑行而其本未亡惟給則失于外者大類子慈仁而實則本心已亡乃奪慈仁之甚者也故又特舉以爲戒凡再言子曰者皆語已畢而復起若更端也○按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而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此仁之所以周流于身而無不徧也夫德也此篇言禮所以仁鬼神仁昭穆仁死喪仁鄉黨仁賓客此仁之所以周流子曰師子天下而無不徧也王道也有天德然後有王道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衆人之母固誠慈仁然能食不能教亦不及者類也子產十五字家語別見正論篇而彼女特詳疑脫然在此子貢因子論師商有過不及故求所以能得中者子言其必以禮乎其必以禮也蓋中者人所入于天之正理而過不及皆出于氣稟之偏惟禮爲天理之節故無有太過亦無有不及則亦惟以禮制

之而過者側而就不及者仰而企乃皆可以至于中也

子貢退子游進曰敢問禮也

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

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黎之禮所以仁

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卿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

也猶謂統之而扼其要子游曰制中之言因思有過有不

及卽倚于氣質之偏而不純乎天理之正則乖戾差謬

之惡子是乎生必禮以制中乃有以扼其惡使不生而全

其美也夫子然之而子游又請其領全之實夫子言無往

非禮卽無往非仁舉郊社而外祀皆可知舉嘗禘而內祀

皆可知饗死喪也射鄉鄉射及鄉飲酒也食饗詳前世

子記禮必有義郊社言義餘言禮互文也鬼神之誠昭穆

之孝饋奠之哀射鄉之和賓客之敬皆動于吾心之自然

而禮以將之舉無有過不及則惡領而好全周流普徧無

所往而非仁矣張子曰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無一事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之非仁也

諸掌而已乎

郊社賓禘視射鄉食饗尤重故特舉之見其禮至大其義至深于此明之則于理無不明也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

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

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

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

樂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

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又推廣之見無往非禮所謂周流無不徧也居處有

禮如在庚在阼之類閨門有禮如溫清定省之類三族謂父子孫朝廷有禮如郊廟服位次之類田獵有禮如昭文廟

明貴賤之類。凡族有禮，如進退有度，左右有局之類。官室若旅，樹臺門四，注三注，各有其度量，取諸黃鑑之寶鼎，而耳目聰明，各有其象味之時。若春秋夏苦秋辛，冬誠樂之節者，升歌下管合樂，間歌車之式。若圓蓋象天方軫象地，鬼神之饗。若禋燎實柴，朝踐備食喪紀之哀。若襲故棺葬辨說之黨。若在廟言廟，在朝言胡官之禮。若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政事之施。若施典邦國施則都鄙，加于身如規聽言，勤錯于前，凡所接之人，所行之事皆是也。理無不明，故用無不當，而衆之動于我者，無不子曰：禮者何也？即事得其實也。豈不皆大不仁之哉？

之節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曾猶醫之無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爲

失其序由猶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體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竊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治於衆也

家語

上右言游退子張進曰故問禮何謂也十三字○依依無所向往貌王肅曰祖始治合也無以率先天下而使之治否是乃所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謂不仁也

禮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

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

管絃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

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驚中采齊客出以雍微  
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采情也  
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  
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禮之大體要歸一仁而詳言之則其目有九見禮之

無所不該禮有九而大樂有其四見大樂之義廣也四之目在下仁與精德事其君子未言不故臆說知明其義事習其儀事之聖人言由此學之亦可入于聖也兩君相見諸侯相朝也釋樂典作也國語文王大明縣兩君相見之樂夏禹樂以籥吹之諸侯相饗禮亡鄭云既升堂主人獻賓賓不韻樂止爲第一節賓主君樂又作主卒爵樂止爲第二節升歌清廟爲第三節下管象武爲第四節此四節饗禮所獨行中規五節還中矩六節迎賓時車上和聲中采齊七節客山歌雍詩以送八節徵器歌振驚詩九節此五節非饗禮所專故曰禮有九饗禮有四也王謂入門

縣興一節升堂樂闋二節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節陳萬  
姐序禮樂備百官四節下五節與鄭同愚謂子言禮有九  
大饗有四不言大饗有九節四節與他異也且升歌下管  
凡用樂皆然不止大饗中規中矩凡行之容皆然尤不可  
別爲饗禮之一節恐鄭王皆非也言行此饗禮之時折讓  
以致敬管籥以道和而復將之以薦俎其和敬之意周流  
動盪于禮樂之中至于執事之百官亦莫不然喻和敬之  
妙如此正食饗之所以仁賓客者君子觀之而知其仁  
也而不僅仁也自一身之周折以及始而迎賓終而送客  
徹初無一物而不在于禮則禮之所以該者甚多卽如入門  
而金作以奏肆夏可以見人情之和升歌清廟使人如見  
文王可以興于德下而管象見周公之勤可以畜于事禮  
樂感人之妙如此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但以禮樂相示  
而已然則人習之而知其意者詎不可入于聖人之域哉  
分言之曰情曰德曰事合言之則其周流子曰禮也者理  
勤盡皆仁也夫聖人亦仁之至而已矣

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自其之理而金作升歌下管雍徹之樂行焉是樂亦卽理之節而非有二也哉君子之于禮必以吾心自具之理爲之本無理不動也亦必有詩樂以和其節而作焉無節不作也不然不能詩則少溫柔敦厚之風而其于禮亦拘閼而成繆不能樂則少和順從容之意而其于禮亦朴而不文皆無節者也若夫傳子于德則是自絕其仁而本心之理亡矣又何以爲禮哉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此承上辨于德于也制度禮之體文爲禮之用制度叫乎古文爲由子貢越予今而行之必在有德之人所謂道不虛行者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子貢見子言不

能樂于禮義因以不能禮則子父亦偏故以喪為問而夫子再言古之人見不可輕議也達精通之意夢以典樂聞而不聞傳其知禮則或不達于禮亦未可知然古之人全德者多我不見古人未可輕議也○金匱祥曰禮樂同體異川伯夷讓于堯龍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是夢固可卒禮矣

子明于禮樂舉而錯之而已

前吾語女謂前已告女若所云治國如指掌凡象之動得

其宜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也

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綏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

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

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

莫敢不承事矣

言而履之非空言也行而樂之非勉強也子張少誠或言而不行或行而不久故以

此告之力知之精审之附也萬物服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自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

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

自巧之室不用

規矩繩墨但據目之巧為之室而無奥阼則亂於堂簡陋者也奧尊所居阼主所踐

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

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坐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

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

此塗出也

遠近猶言疏戚男女以人言外內以地言失禮則最近者亦莫不犯得禮則盡人情莫敢相踰

越見禮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有碑

子而無見曰暎發暎去其翳而使能  
視去心之蔽而使開明亦猶是也

右第一章

按論語之文多簡而約蓋撮其大旨惟此  
篇曲折詳盡有言此而忽及彼者有舉後  
卽以申前者并其餘詞復語而記之諸子善學聖  
人善諭一堂之上如見其形讀者不可不味也家  
語名論禮篇而文多脫  
簡不及此篇之完善

禮記卷十之六

任啓運章句

孔子聞居

孔本第二十九荀本第三十六今定爲第四十〇程子曰三無五起之說文字可疑

愚謂論語亦有五美四惡六言六蔽文法蓋先引其端使學者精心以聽也

孔子聞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

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四方有敗必

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詩大雅洞酌篇構廣被之意爲民父母行政必以禮樂爲

務然和序者禮樂之原不違其原而言禮樂亦末也五至子謂五者相因自然而至陳謂至極而無以加亦通無序不和皆足以致亂先知之而早杜其機則四海享和平之福矣故可謂之民之父母也○姚舜牧曰先知其敗而

早爲之所此憂民之憂最切處子夏曰民之父母旣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達禮樂之原別心得其序而和矣由是以其愛民之志發爲咨嗟咏嘆之言而詩至形爲斟酌捐益之政而禮至其布之也從容不迫其被之也鼓舞不倦而樂亦至矣至于樂至則樂人之立者必憂其不能立樂人之達者必憂其不能達方幸其生聚而欣然又憂其未必徧未能保而戚然哀樂相生周流不息此其志氣之所充塞直與天地爲量也哀卽喪也不見不聞卽無體無聲無服也言五至而三無已在其中矣下因再問乃復詳申之子夏曰五至旣得而聞之矣敢問

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

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

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遠不可選也無體

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詩其作基述作  
唐○無聲之樂

順于物理協於人情至和洋溢有樂之實無樂之音也無體之禮節民之性防民之淫萬物秩然有禮之實無禮之形也與服之喪哀矜之心惻怛之意疾痛相關有喪之戚無喪之制也三者仁之至極民受其賜而不知故曰三無基積于下以承乎上有深密靜也逮康肅而開習之貌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狀也周頌昊天篇言文武之受天命者自下達天和氣充塞而家深靜謐是樂在無聲之中抑風柏舟篇言不當行禮之時而威儀之美至無可選擇是無體而皆禮也谷風篇言凡民至疏遠而一有死亡我匍匐而往救是無服而皆喪也子夏長於詩故以詩爲隄

抑亦欲咏嘆淫泆

熟復其旨之意與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

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

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

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

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

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

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邦叶崩明  
叶芒海叶

喜聞去聲施于之始音異○無所不包曰大純粹以精曰  
美無可復加曰盛蓋嘆美之至也服習也起發也起發甚

意使鼓舞于不倦也氣志不違十五句皆詩詞今選者過半不可復考矣君子服此無聲之樂始而平已之私釋已之躁氣志之間無有乖戾是不違也由是應事接物各當其理是既得也由是我之所順物亦順之是既從也君子服此無體之禮先之以慎於遷延行之以敬故翼翼施之上下各得分願故和同君子服此無服之喪始於一心之不忍而推以及人故內恕孔悲由此是推之而及於四國又推之而及於萬邦此皆下學之功行之而造其極也日闢四方和氣洋溢萬物得所也日就月將燭熙之功有進無已也純德孔明萬物一體無有私蔽也如此則德愈感矣氣志既起心和氣和天地萬物咸而太和也施及四海育法行則莫不尊視也施于孫子規賢樂利久而不忘也至是則德愈盛效愈遠矣○陸臚其曰五起自內及外自近悠久愚按因上引詩而來反覆納繹意味深長

## 右第一章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  
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  
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  
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  
遲聖敬曰齊昭假逌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  
德也日齊詩作日躋○三王之德參天地蓋古謂子夏引  
之而問其能參之實也奉敬而承之也勞身勤之也在  
在地之上天悉覆之在天之下地悉載之容光之隨日月  
之明無不照之是無私也王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未此以勤勞天下復何私哉詩商頌長發篇遲遲久也  
詩言人有私則有違而天無私故其命于物者皆不違所  
謂物與无妄也但天無私而人氣質之偏物欲之蔽皆不  
能無私故與天不相附惟湯之無私乃與天齊也而其所

則齊者則不列一敵焉蓋聖之與私互爲升降私日升則德日降矣湯惟自降其私力行不怠故其爲聖之德以敵而日几以至昭格于天久而不息是惟湯能奉天之無私故人逐命之以爲法於九州而勞天下也不逆者克己之勇所以致其次謹謹者達天之眷所以俟其化徐師曾曰近謹謂謹而又謹初無心于得天亦通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耆欲將至有閒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恭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者欲二句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爲周詩作維周。春生秋微冬藏夏長風之散雨之潤霜之肅露之和其氣行于天之下莫非天理自然之妙此天之無私乃天之敵

也。神氣卽能生長，欵藏者，地皆藏之。而于其間風之動，雷之鼓，尤爲神速。庶物因之而霑其生，其形之行于地上，亦莫非天理自然之妙。此地之奉天而無私，卽地之教也。而日月之奉天地而無私者，更可知矣。天地無私，故清明亦在聖人。其氣志之耿，亦如風雨霜露風霆之神氣者然。其著欲之將至，聖方開之，民已應之。古斯立道，斯行教。斯來勤，斯和。若天欲降時雨，而地之山川生物而爲之出焉者然。此聖人奉天地之無私，而人自化之者也。詩大雅嵩高篇，嵩高大之貌，巖峻也。甫侯巾中伯皆太岳之後，姜姓之國，蓋因太姜而封也。餘築牆板蕪，打其基，宣布其德。文武有安天下之志，故天卽爲降生賢作以爲四國之眷，四方之宜。此文武之德，無私而參天地者也。詩宣王時作，而以爲文武者，前周初所建國，而申亦市之別也。○顧炎武曰：「風有自天者，有自地者。天雨遠，雷雨近，常有平野當雨，大作而高山晴破，自如故。既以風雷屬天，又以風霆屬地，愚按當有自地發者，易所謂雷出地奮，豫有自天者。」天下者，陽所謂雷出地奮，豫有自天者。三代之王也，必先其命，則

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

國。大王之德也。

令聞並去聲。弛皇本作施。詩作矢。協詩作洽。大王家語。韓詩外傳並作文王。此疑誤

○三代之王皆天命也。其先必有此無私之德。積久而聲聞于天。然後天命歸之。詩大雅江漢篇言其德之明明不已。故其令聞亦不已。此三代之所同也。下又獨言文王者。湯武之王有武功焉。故特舉以見例。明三代之王皆以文德。不以武功也。不言夏禹禹以子夏蹠然而起。負轡而揖。遜有天下。其無私尤易明也。子夏蹠然而起。負轡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蹠然。蹠之貌。負轡而立。所謂問終則負轡也。

右第二章。

天有四時。二節家語在經解深於春秋也。之下。蓋古文多斷簡。漢儒各以己意補繫

之。故異也。今去聖愈遠。古書日亡。無從是正。各就本文爲訓詁耳。

禮記卷十六

終

禮記卷十之七

任啓運章句

經解

孔本第二十六荀本第三十七今定爲四十一  
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古本有六經之

名春秋未經筆削止得謂之魯史不得謂之經韓  
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是易象

春秋亦可統名禮也後世六經之名乃漢儒因孔子所嘗言及孔子所贊修刪定者名之耳陶潛草

輔錄自子思子張外言顏氏傳詩爲諷諫之儒孟  
氏傳書爲疏通知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恭儉莊  
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  
春秋爲居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潔淨精微  
之義豈諸子能各行其教於人國耶何行事不概  
見師本篇明人君修己治人之大法而謂之經解  
者據篇首所述

孔子言名之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敎也潔靜精微易敎也恭儉莊敬禮敎也屬辭比事春秋敎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短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否則深於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靜或作淨○溫和無柔通不滯于一知達不蔽於近廣博其量宏易良其情平潔行之美精微誠之通恭主容儉主事莊見乎外敬主乎中屬辭比事聯屬其辭使其事之美惡相比而見也春秋傳史名國故與那爻繫焉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兼以

卷德性易以窮陰陽而以檢身心春秋以辨時政之得失  
上以是教下以是學故臣人莫不化之然相沿爲俗則亦  
有弊習於淳厚者未必能察情偽則失之愚知古今之事  
而不能知人論世則失之誣好惡而雜以鄭衛則蕩心佚  
志生而奢矣窮幽極眇而惑於術數則誠迂拘曲謹而不  
知和之爲貴則頗傳閑失實而是非頗謬于聖人則亂此  
又弊之所必然而不可不慮故惟有其得而無其失上之  
人乃爲善教而下之人乃爲善學也記者引夫子言見教  
之不可不慎以起下文之意○後世經學如書傳謂文王  
常稱王九年周公殺管叔及居天子位七年皆是誣李尋  
京房之說易劉歆之傳洪範五行穿鑿破碎不免賦說天  
春秋者謂孔子許祭仲之廢君大衛輒之拒父直是亂天  
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照  
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  
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

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以下記者之言易與詩書

禮樂春秋皆聖人所以教而不能無弊者以言教不能以身教也故君子必先自治焉聖人之德與天地參其德之廣太固足以兼利萬物聖人之明與日月並其明之溥博又足以明照四海盛德大業至矣而猶不遺微小近而朝廷內而燕處卽一步行一升車無不致其養焉必至居處皆有禮朝廷如是燕處亦如是進退皆有度行步如是凡車亦如是然後以之治官則百官當其才以之治事則萬事循其理卽以之教民亦必無六者之弊矣詩曹風鷩鳩篇言四國之所以正者惟在儀之不忒也豈有身不正而可言教者哉

## 右第一章

言教民以經不若導民以身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

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

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和無所乘。自無所隔。

然之利。義剛斷之方。此一節亦古語記者述之。以治民必有其器之意。起下文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

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

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同一作圓。和仁信義皆治民

之器。而器之中尤有其要。若則誠是也。蓋凡器皆爲一物。而衡與繩墨規矩。則足以治物。苟與規墨規矩設而輕重。曲直。方圓。無所逃。禮之足以察姦詐。亦猶是也。姦以匿。已詐以欺人。姦詐皆民之害。有禮以察之。而後義有所施。害去則利興。而信亦有所用。至于好惡皆當。則民悅。是故隆而上下相親。所謂和與仁者。亦不外此而得之矣。是故隆

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降者尊而奉之由者踐而行之有方猶言在規矩準繩之內貴之故稱士無方則放濫而無所不爲賤之故稱曰民也君子審禮故有方無方者力辨之所謂不可誣以姦詐也夫禮之實在敬與謾敬主于心謾徵于事能敬與謾則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室家鄉里無不善者上之所以安下之所以治均不外此又引孔子言以結之苟治民而不以禮則無其器而治亦無以成矣

右第二章

言治民有器要莫切于禮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

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從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

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此之謂也。

君臣之亂始於無義，列侯之亂始於不敬，臣子之亂

刑禁已然，不若禮禁未然也。易辭孔謂見易繫辭傳黃庭

堅謂見易大傳今易無之是文逸也程廸則謂韓書通卦驗之文引以証

教化之微意

右第三章

承上二章見自治治人莫善于同也。○夫

禮禁亂以下一百五字見大戴禮察篇與

君子之道辟則坊與相周蓋記者各以己意聯綴也

禮記卷十之七

終

孫男 慶范校字

禮記卷十之八

任啓運章句

儒行

孔本第四十一  
萬本第三十八今定爲第四十二  
程子謂非孔子之言胡氏謂游夏門人所作李鼎謂此豪士自夸之辭其條雖十有五而意

旨多複其語雖依傍聖人而稱說多過或云哀公輕儒孔子有爲之言夫聖人豈務夸大以要其君子哉愚按其辭矜肆與聖人溫良恭儉讓氣象全別而與田子方貧賤驕人語相似故疑戰國時游夏門人所爲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草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正不知儒服說服通○逢大也逢掖財哀公但以木問幾於以儒爲戲故予以不知答之而以君子之學微啓其端見所當問也哀公曰敢問

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畱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物猶事也。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

如此者。珍已貴矣。而置之席上。則尤珍。益言德之可貴也。

鄭云。珍善也。堯舜之道。呂云。講學時從容於席上。並通聘以幣聘之間。名訪及之舉。加之位。取分以職也。微可貴。入自尊之舉。便博人自親之忠信。可託人自任之力。能任。坐人自用之。而儒者之心。止知自盡無求于外也。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謾如慢。小謾如僞。其難進而易退也。粥

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中方讀去聲。陳如字辟徐。作僞。中猶正也。方謂中

于禮。亦通慤。見於身。作為其事。大謾謂委之而去。故如慢。小謾始辭而終受。故如僞。大謂容貌之尊嚴。忠犯人主。勇

每三軍故知威小謂容貌之退却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故如虎添翼無能也人之有才每喜於自見故難進易退若無能也容者德之慢慢者志之苟容貌如此心德可知已儒有格處齊難其坐起恭敬

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全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

者先案語作誠○齊難齊莊可畏難也或曰難當作莊誠信中正所以養其身與世不爭所以愛其死養之不豫因不能育爲而不爲意外之備則亦不能留其身以有待而備慮之周密儲之早○皆大臨日上四句敬也次二句急也推敬與恕則忿懣怒窒德立道充可以當天下之大變而不辭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備豫之至也儒有

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

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家語立作仁，近人下有情字。多文博問強識，所謂學以聚之也。儒者內重外輕，不貪富利，但遠於人情，然道有可行，未嘗不出義苟可就，未嘗不從，則又見其近情也。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好樂，見利不矜其義，刼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驚蟲攬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家語助者作其弟，餘文亦大同。辟之，其與流之言其久，初犯脣之強以所不爲，則恐怖之，止其所必爲利，不能淫，害不能屈，如此雖猛獸之勇，與鼎之力，不足以程之也。以守義爲主，故不以挫於前而或餒，不以期于後而有疑，以信道爲主，故人或貴已直。

受之而不爲報復人或譖已亦聽之而不覺所從來如是則義立者自有可畏之威而非人所能挫信成者不相容難之謀自無待於重智也○方急曰動皆常理故未嘗悔機足應變故不必豫陳湍曰知過必改故不再理義不歸故不極極終也終爲所毀也姚舜牧曰威以時奮先主以斷則過猛謀以時出先加以督則過深故皆所不爲也義皆可通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

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可親可近者情之和不可劫不可則寧死不辱矣要其所以然者則養之有素焉其平日居不求安食不求美微有過差辨之卽改必不至微色而發聲蓋者欲淺則不屈于外物而勇於自勝亦不至受挫于人也若以不可而數爲拒諫則非所以爲儒矣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

戴亦作自子。據譜爲子也。

作業本

中華書局影印

信則人不忍欺。禮義則人不敢侮。名之體大而全。揆之用則載義之體方而嚴。故守之如抱刃。忠信禮義與色無殊。雖處亂世而不變焉。可謂能自守矣。○呂大臨曰。前自晦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失此。自古論其師信所守。足以任天下之變。而不易。王者皆自立也。进而本末先後之差焉。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簷間圭竈。蓬戶甃牖。易衣而出。井臼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士不答。不敢以誦。其仕有如此者。○竈竈同。徑一步長百步爲畝。此折而方之。則縱廣皆十步也。方丈爲堵。環堵則四隅。苟各一丈也。算門編荆竹爲門。圭竈門旁小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蓬戶編蓬爲戶。甃牖糊小而圓。若甃口也。易衣家孔。謂數日止一日得食。王謂并一日之糧爲三日食。或謂并

數人止得一人之日糧也。並通答猶合也。疑顧望而未決。詬貶道以迎合。道合則從。不可則去。惟處能安貧。故仕能行道也。○此以自上者自治之事。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

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

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信仲同。楷木名。大幹小枝。無一不直。故

以爲正法之喻。身雖居今而學必稽古。若道必宗。堯舜治必法三王也。今世行之。則兼三王紹二帝所革。所因。是立百王之大法。卽弗逢世而明王道。正人心。其無時。不以天下之憂爲憂者。亦後世師也。○此以下皆以及人者言之。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正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劣而

五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家語無與右二句○以用也學博矣而猶口心所未知行高矣而猶

日勉所未勉此其能寬裕之本也。如是而幽居則有其安上進則有其用無往而不寬裕矣。蓋禮以忠信爲本而用

之則和爲貴必以忠信之美立其本又以優游之法妙其用也。優游之法何如賢者固可恭而衆未嘗不可容我之方固可毀卽衆之瓦未嘗不可合此則其寬裕之事也。毀方謂磨礪以去其圭角五合如屋瓦之覆上下曲相成也。

陳謂陶瓦之事其先正圓以之則方者四合之仍圓于涵容之中寓分合之意亦通寬裕之廣裕待之悠也○許翻曰君子當大節毋爲瓦全寧爲玉碎非精義而言瓦合是鄉原也。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

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選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

利國家不求富貨其舉賢拔能有如此者。

家語程功積事下有不求厚祿

句君得其志下有民賴其德句○不避親怨惟其賢能也小賢小能可致一官任一職則程算其功積累其事而進

之有才德皆大不可小知者則直雖其賢而達之勢猶  
自下以漸升達則自處而出顯也。遇賢原以爲固故不望  
報于其人卽君用之而大得其志苟利國家  
足矣亦不望君以進賢受上賞而當費我也。儒有聞善以  
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

也達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家語無此節○相告相示  
欲共爲君子也相先相死

憂樂同之也久以時言遠以地言相待我所已至望彼至  
之相致彼所難至引而至之始終不渝也任舉以德業之  
根矩其相負荷若詩所云佛時仔肩也呂謂上舉接以待  
天下賢能此任舉以待朋友不與之同升不凡不待之同  
進不進兼有厚薄故也似偏

儒有潔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  
弗知也竊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  
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

有如此者。藻身自潔其身，洛德日新其德。此特立獨行之不徒以口舌爭也。下二句又申言之。麤鄙同急，束縛之驟聚之也。務格君心，故默而化之。君若弗知，即有時陳言。若翹君之過，而陳言而伏仍未嘗絕以深之也。其行未嘗不高而不臨人之卑。以爲高其學，未嘗不多而不加人之少。以爲多，世治可進，而進必以禮。頗未嘗輕世亂而退，而易世之心終未嘗消。卽有時人同乎我，而同中有異，不以同我而遂與之。有時人異乎我，而異中又有同，不以異而遂非之事上處人際。若際相告，卓然不苟如此，非有爲有守能如是乎。○應鍾曰：治不輕退。若伯夷不仕，武王亂不退。若孔子歷聘諸侯，思謂同而與異，非非。若伯夷太公同就養西伯，而伐商之舉，太公涼之伯夷諫之，而太公又未嘗不稱伯夷爲義士。蓋一經一德，各有其道，各行其志。原筮不行而不悖也。前導言特立，惟有矣。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威厲

廉隅雖分國如鑄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家語述  
周禮

句在強毅上○不臣不化志之所規爲者大故不輕出也  
慎靜戒慎恐懼約之至靜之中敬以持己也尚寬民胞物  
與無不在吾懷保之內仁以及物也夫天下與物太寬者  
或失之仁柔而又強毅以與人致靜於內者或淪於虛寂  
而又博學以知服博學則能文章矣而文章究非所貴也  
則但近之強毅則有廉隅矣而廉隅不可不慎也則更確  
厲之本末兼修體用具備而本末體用之分又未嘗不明  
故雖分固以授而視之如鑄銖終不臣不仕蓋必達可行  
于天下然後行之其規爲之大固如此也算涉儒有合志  
十參爲弟十參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人兩爲鑄儒有合志  
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  
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家語

無其行本方立五字○方齊鄭也術猶路也行卽術也所  
志同所業同是同道之朋也由是而所造之地相等是亦

立也。相得益彰。樂莫大焉。其或此長彼短。是相下也。交益互益。又不厭焉。久別而流言不信。知之有素也。然營造固同術。而行之所本合志異同方。而方之所立。又各有義焉。蓋有同爲一事。而兩人所處之地不同。則其義不同者。又有揆之於義。各有所處。不妨各行其是。惟則相反。而理實相成者。故表同則進。不則退也。此非指畫之宜。不足以與于其間矣。孔以義字屬上句。謂所本必方正。所行必令。義湯謂本方正以立其義。亦可通。特于家語難訓耳。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舞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人而險刻忮害。則生之理絕矣。故必溫良以爲仁之本。然仁之理皆具於心。心而怠惰。則昏翳肆則激無以上存。其天命之本然。故必謹慎乃有

以爲仁之地也而未已也。仁爲德之全而守之大猷則不妄。仁爲道甚遠而期之大頤則難久。又無以全其所受而致之於遠故必克格。序其修爲之道也而猶未已也。仁體事而無不在接人處事一有不當雖無害于仁之大體要亦涵養之未純故必孫以接人而後仁見于能禮以節事而後仁著于脫則内外兼資本末交養無遺而非往矣。至於言談歌樂皆顛德所自流分惠散財亦推恩所必及則仁之暢於身發于事者自有所不能已矣。仁至於此則上下同流萬物各得猶且不敢言仁著仁無盡體仁之功亦無盡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尊者恭敬奉持不敢忽于已謙者謙躬儒有不隕獲於貧賤不克詘於富貴不墮原不教上于人。儒有不隕獲於貧賤不克詘於富貴不墮原不教上于人。愚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矣常以儒相訴病。問一作愍。○鄭氏曰隕獲困而失志之貌如有所割充驕氣之忍諭吝氣之歎愚謂隕獲者自貶以有求充訛者得意而自喪恩辱累弊也。言道足於已不以

富貴貧賤之境遇而移德尊于已不以君長有司之勢分  
而動此真儒也若無孺之行而爲儒之服則妄而已爲他  
訕笑不亦宜哉孔子至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曰  
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今本無曰二字家語有之。常具食以供養其官以給使也。公於儒之言倍加敬之。于儒之行倍加義之。不敢相訴病且曰吾終吾身不敢以儒爲戲。蓋稱儒服之間近于戲而痛自改也。

右第一章孔氏曰前十五條賢人之儒其十六條聖人之儒末則孔子自謂也。○儒行一篇初覺其相及舉而按之身平生可自信者曾無一二也。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能無對此而戰戰哉張子曰某舊疑儒行今觀之亦多善處書一也已見與不見耳。

禮記卷十之八 終

門下晚學耿毓孝